

陆游

诗词选评



新世纪
古典文学
经典读本

◎ 蔡义江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72.52
C14.7

陆游

诗词选评



新世纪
古典文学
经典读本



A1070656

◎ 蔡义江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陆游诗词选评/蔡义江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12(2003.6 重印)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ISBN 7-5325-3306-9

I. 陆... II. 蔡... III. ①陆游(1125~1210)—
诗词—文学评论②陆游(1125~1210)—生平事迹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440 号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陆游诗词选评

蔡义江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45,000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101—7,200

ISBN 7-5325-3306-9

I·1588 定价: 12.5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62662100

宋尚書封渭南伯放翁公諱游像

品矜趙璧

文重天襄

賜名科目

待制寶章

枕戈邊境

列爵廟堂

乳山遶老

鑑水流芳

曾敬題

陸氏刊印遺像

七世德堂藏板



陆游像

1111/30/03



惟恐再拜上



周

周

周



原伯去府判院老兄之至拜達

言侍逐四閱月區懷仰古崇志印。秋清共雅

與薩羅客

神人相助

候萬福。昨月下旬方能到武昌途中。苦暑
下端不自意達。惟時辰端

陆游手迹

杜少陵五十程豪縱錦城一
 覺繁華夢竹葉春深碧
 玉臺松石疏子去態難辨
 駐馬市古今分付地西郊
 常為中壯士屏立綠條
 謫佳人袍上塵泥風榭
 帽頭去來酒錢銀瓶已管

陆游《怀成都诗帖》手迹

陸務觀何德器
張王仲韓無欲
隆興甲申閏月
廿九日踏雪觀
塞鶴銘置酒上
方烽火未息半
風檣戰艦存煙
靄間慨然盡醉
薄晚泛舟自甘
露寺以歸

陆游《题瘞鹤铭》石刻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水照 王运熙 孙 逊 李国章
袁行霈 钱伯城 郭豫适 章培恒
傅璇琮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兴康 史良昭 朱怀春 刘扬忠
杨 明 陈庆元 尚永亮 赵昌平
赵山林 施议对 高克勤 曹 旭
曹明纲 葛晓音 萧瑞峰

总策划 赵昌平

策 划 高克勤 曹明纲

编 者 的 话

当来自戈壁滩的沙尘暴吹袭首都北京时，当克隆技术已达到可以复制人本身时，当生产技术的种种发展造福人类而又反过来每每危及人类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庄子的著名寓言——七窍凿，混沌死。二千年前这位谈诞的哲人此一惊世骇俗的论断，固然不无虚无主义的偏颇，然而我们不能不惊叹，它于荒唐之中，冷峻地道出了一个真理，作出了一种验证于百世之后的预警。诚然，人类不可能因此放弃对包括科技在内的生产力的开发；然而当先民“麻麦幪幪，瓜瓞嗶嗶”（《诗·生民》）的歌唱，在今天晋陕深沟巨壑密布的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已成为杳远的梦影时，我们是否应当警省，在终于认识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还应当对人类的命运作更深刻的人文关注？新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应当已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科技发展人文化的阶段。具有科技知识，而不具备人文襟怀的人，今后已难称健全的人。因此我们愿意为读者，尤其是当今孜孜矻矻于数理化的青年们，奉献上这一套新世纪版的文史哲经典读本，而首先推出的是其中的“文学”之部——《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其实，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种努力，在四十多年前已经开始。由本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策划、在上一世纪历时三十余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与《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两套丛书各八十种，在当时曾影响深远。不少品种印数达数十万甚至逾百万。不仅今天四五十岁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起他们的初学历程，会深情地称之为“温馨的乳汁”；而且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们在涵养气度上，也得其熏陶。然而，人文科学的知识在发展更新，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符号系统与表述、接受习

惯。这套丛书,正是先前两套丛书在新世纪的继承与更新。

这套丛书继承发扬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十六年来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也集结了多方面的正反经验:名家撰作,深入浅出,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更是她新的关注。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述;反俗为雅,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是其标格所在。

这套丛书在结构形式上又集前述两套丛书之长,将作者与作品(或原著介绍与选篇解析)乳水交融地结合为一体,从而使全局与局部相映相辉,高屋建瓴与积沙成塔相互统一。

这套丛书更是前述两套丛书的拓展与简约。其范围将继文学经典后,再推出史学经典与哲学经典;而在品种上,适应新时代知识浓缩的特点,又简约为文学三十种、历史十种、哲学十种,计五十种。既希望

用最省净的篇幅,揭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精神;又通过三部可分可合的组织形式,以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

如果说前述两套丛书代表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前一辈出版人对读者的缱绻心意,那末这套丛书正是本社新一代出版人对新一代读者的世纪献礼。

不必疑虑,在现代化的今天,是否还有必要较为系统地大致地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尽管当代域外文化纷至沓来,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必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方能落地生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必将由她的民族性来体现。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也因此,科技知识与人文关怀并重,必然与中西文化的融通互为条件。愿这套以“古典文学经典”为开路先锋的新世纪版的中国文化读本,能成为新世纪一代青年养成健全新人格的助力;所谓新人类、新新人类,相信都能从中汲取自己必需的新乳汁。

导 言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梁启超《读陆放翁集》四首之一、二)

历来题咏陆游的诗中，我最欣赏的还是上引的这两首小诗，因为能道出放翁为人和写诗的精粹。小诗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又云：“放翁集中，‘胡尘’等字，凡数十见，盖南渡之音也。”对于放翁的诗，尽管从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评论，但他全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始终如一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从没有人怀疑的。“数篇零落从军作，一寸凄凉报国心”，几百年来一直鼓舞着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作为他一生正直爱国行为的伴奏的诗篇，都是以战斗的姿态、热情奔放的笔触出现的。诗人明知在南宋小朝廷妥协苟安的基本国策下，事无可为，但他还是始

终以诗歌作为武器,战斗到最后一息,不向投降派低头。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要说在南宋一代,就是求之历代诗人中,也不多见,也许只有屈原与杜甫吧。所以杨万里在《跋陆务观剑南诗稿》诗中说:“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清人赵翼的《瓯北诗话》对陆游诗有过详尽的评述,他以苏轼、陆游为宋诗两大家,说陆之才不能过于苏,而诗实胜于苏。他首先着眼的正在于此。这也是我们应该特别肯定放翁作品价值之所在。

在动荡又压抑的环境中,放翁的作品出现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息。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是时代生活反映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陆游诗篇之所以能出现丰富多彩的色调的原因。譬如有人统计在放翁的全部作品中,写梦的诗竟多达 99 首,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视为是诗人的一种寄托手法。在那些诗中,就屡屡出现他自己重铠雕戈、建功绝塞的雄姿和敌人弃甲溃逃、马前乞降的场景;有时托之于物,使宝剑夜鸣,要求出匣去诛佞臣;有时他写历史上的英雄形象,给一些“安坐望旄节”的将军们以有力的讽刺;有时又写叱咤风云的剑客,手挟风云,顷刻千里,白昼入燕,独报国仇。其他或因闻敌人内讧传说,作出反攻胜利的预测;或于听见开战消息时,构成山河无恙的憧憬。这种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虽然“没有生活的真实,却有感情的真实;没有现实,没有戏剧,却有无穷的诗”(别林斯基语)。何况这样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正是现实土壤中的花朵,既在时代前面指出合理发展的可能性,也代表着放翁鼓舞人心的乐观主义精神。

放翁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相当突出的。他对侵占国土、残害人民的敌人,虽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曾言“药来贼境灵

何用，米出胡奴死不炊”（《感兴》）。但在其幻想对敌作战胜利的情景中，却从不以杀戮为快，总止于诏书免死、传令大赦而已。至于对境内“盗贼”、“草间鼠辈”，则更认为是饥寒和苛政逼迫所致，当以仁义之教感化之，所以敢于说出“只要闾阎宽箠楚，不须亭障肃弓刀”（《寄奉新高令》）的话。在江西，他为了开仓赈济灾民，不惜越权丢官。晚年闲居山村，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和接触到劳动人民，对他们勤劳、淳朴和善良的本性增进了热爱，也对他们饱受贫穷和压迫的痛苦生活，倾注了极大的同情。诗人平时对家里的僮仆从不“骂詈榜笞”，甚至因无米喂饲飞来觅食的喜鹊而感到歉疚，更何况那些总以真诚相待的农民百姓。他说：“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春日杂兴》）放翁这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深厚的爱民思想感情，成了他诗歌中另一个耀眼的闪光点。

关于放翁诗作的渊源和风格，说诗者曾有种种不同的看法。陆游早年从曾幾学诗，曾幾是韩驹的弟子，韩、曾都是江西派作家，因而放翁便被列名于江西派诗人；也有人以为放翁认识曾幾较晚，因此没有受到江西派的影响。这些说法都可商榷。放翁孩童时喜欢吕居仁的诗，十八岁上就跟曾几学诗，可知他并非没有受到过江西派的影响，而是放翁有意识地不受江西派的拘束。江西派的首领黄庭坚，宗仰杜甫，以为杜诗的长处在于句句有出处；放翁也是竭力推崇杜甫的，但他显然反对黄庭坚的说法。他说：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

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老学庵笔记》卷七）

所以说如果认为放翁的诗还有黄庭坚的风格，那也只是纵放的一面有些相像罢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他下过这样的评语：

游诗法传自曾幾，而作《吕居仁集序》，又称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然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陈、黄之旧格。

放翁走上自己的道路，不是偶然的。诗的艺术不但表现出作者辛勤的劳动和努力的方向，也显示了他的全部人格品质，更鲜明地反映着他所经历的时代和生活。放翁自己承认起先也是走过模仿藻饰的道路的：“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稍悟，渐欲窥宏大。”从模仿走向创造，才悟出“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的道理，这是他摆脱师门束缚的具体说明。陆游作诗，追求的目标是很高的，他说：

古诗三千篇，删取才十一。每读先再拜，若听清庙瑟。诗降为楚骚，犹足中六律。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凌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答宋都曹》）

可见，他认为晚唐已不屑学，更无论江西派了。陆游少年时，废寝忘餐地读陶渊明诗，可是在他为国家戎马驰骋的时光，便不可能像陶潜那样静穆闲淡。他十七八岁时熟读王摩诘诗，后来却丢弃了，六十年之后才重新爱好它。对于李白，

他认为是数仞高墙，曾经竭力去揣摩领会，在朝中曾获得“小李白”的称号；后人以为他的《对酒叹》等七古，置之李白集中不易辨认。对于岑参，他也极为推崇，誉其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这位边塞诗人雄健宏伟的气魄，“大寒破肉风卷沙”一类绝域情调，即奔赴放翁中年的笔下，但不出现于晚年。他一生敬仰杜甫，不仅是因为杜甫诗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和他在诗坛上的崇高地位，更是因为少陵爱国爱民的伟大人格深深地感染了他。放翁对少陵的评语：“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实在也可用以评论放翁自己。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剑南诗稿》中时而有作品像李白、岑参，但并不完全是李、岑；有时又看到陶潜、王维的面影，但终究不是陶、王。对古人只师其长处，不作生硬的模仿，随着诗人自己所经历的不同生活环境与思想情绪，出现不同的风格，忽如“怒貌抉石，渴骥奔泉”，忽如“翠岭明霞，碧溪初月”，这正显示放翁诗多种多样的色彩和光芒，成为南宋诗人中自树一帜的一位大家。

自然，全部《剑南诗稿》不是无懈可击的。集中精彩好句虽随处可见，但不一定全首都好。至于诗中近似的句法前后重见，同一词语彼此套用，原属旧体诗易犯的通病，放翁诗数量既富（现存九千二百多首），更所难免。清人贺裳说他在《瀛奎律髓》中读放翁诗时，极为赞赏，等到读完《剑南全集》，意兴反不高了。这是持平之论。因此选取古人遗产，撷精弃粕，原属重要，而对于放翁的诗，就更有必要了。

前人对陆游作品的评说，固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时时有不恰当之处。即便是对放翁毕生所存恢复之志，也有人讥之为“书生习气，好为大言，借此为作诗地”（赵翼《瓯北诗话》）。且